

商海弄潮

泥土

当一轮白月亮，有了陶醉的气息。
家乡的湖水掀起所有的诗篇，温润的泥土
上生长着最绿的草，和最纯真的爱情。

我在梅花深处冬日的仰望中，获得了星辰
和诗篇。

那梦中的马，还在花瓣的草地里驰骋，乡村
正以铜的皮肤扬鞭。

我成熟于泥土，在村庄的深处倾听淳朴的
民歌。在绵长的岁月里，我渐渐有了古风雕塑的
轮廓。

我有透风的屋顶，一亩薄地。我叫黑马，我
手执书卷，我是一个诗人。

我住在乡村，我的诗以乡土取胜。

五月

一条河流，跑着跑着就累了。

在村庄的边上坐下来，青铜躺在月光下的
沙土中，泛着古老的夕辉。

只有星星悄悄爬上了树梢。一束麦穗也会
芳香我的村庄。

镰刀在舞蹈，以冰上芭蕾；镰刀在歌唱，以
纯金的嗓子，五月的天空潜藏下内心的快乐。

乡村少女站在浅浅的河湾，以浅浅的笑靥
守望乡情。一朵云，仿佛忘记了天空的脚步。

亲爱的故乡啊，至此，我的抒情已不容荒
芜！

我的爱涉水而来，我的乡愁涉水而来，五月
淳朴的诗篇涉水而来。

以一束麦穗的芬芳，以子规的村庄，以太阳
和风。

水稻

水稻开始在田里抽穗了，我甚至能听到水
稻细微的灌浆声。

仿佛天籁般的意境，萦绕着村庄慈母的胸
怀。

头顶是一片清澈的星辰，庄稼和村民共谱
和弦的乐章。

水稻如伊人亭亭玉立，在水一方，有了身姿
是多么需要呵护！

可螟虫的噬咬真让人忧心，那纷乱的身影，
和哀怨。苦涩的月夜流走了多少月光，只剩下稻
草晃荡着木讷的神情。

那个披着夜色默默归的人，在蛙声中轻
轻叹息。

而那伏在稻叶上的一只小小青虫，瞬间又

乡土辞典(节选)

马亭华(江苏)

雪亮了他的眼睛。

乡村

三月的烟雨，有我对故土深切的缅怀。马，
高扬着火红的鬃毛，驶进黄昏。

在乡村，只有月光才是灯盏。

一册诗集，在我的手中生锈了。那些尘土中
开放的花朵，那些风雨，被阻隔在千里之外，像
故土流泻的脊梁，像村庄内心的铭文。

去向一口枯井和绳索发出诘问。

那些前世的光芒啊，枕着秦砖汉瓦相依为
命的生活，还有飞翔中的白鸽，在风中，在雨里，
在迷惘的路途上。

这是属于我的乡间，这里有生命中不可熄
灭的火焰。

在我的村庄词汇库中，有永不停歇的潮汐。

乡韵

在苏北版图之上，我的爱那么渺小，却安
静。

农谚，在乡土的风雨中飘摇，一首诗打开了
春天的扉页。

东风吹不尽弦歌，河堤上挤满了奔跑的音
符，水鸟叼着柳丝，惊起微澜，弄慌了谁的神情。

一滴雨水里也有古老的乡愁，伴着蛙鸣的
合唱，伴着蜂拥而至的花期，闯入了乡村人家清
净的小院。

时光的风车转动节气，雨露在青春叶脉上
弹跳诗韵。

大地之上，有蔚蓝的天空，我的爱，有丰饶
的味道。

农谚

鸟，是春天里滴下的一滴音符。

风提着嫩绿的衣裙，轻轻走进三月绿色的
鼓掌声中。

风筝拽着大地的秘密，紧握阳光，在那希望
的田野上，自由地飞翔。

镰刀的光芒在清水下灌注。

时光，有着缓慢的节奏，次第打开了村庄多
少晨钟暮鼓。

黄昏，镀亮了麦穗，牧童的竹笛把炊烟吹
醒，沉默的老牛走在了回家的土路上。

劳累的村庄，驻守在农谚中，仿佛遥远而潮
湿的记忆。

一年年在乡土的深处轻轻喧响。

清明

踏着苏北的夜色，思念的马，
在纸钱的火焰里奔跑。倾诉间，似有相遇的
两翼，从火中取走白银。

月下是一颗思念亲人的心。

四月五日的雨水，纤细，脆弱，却比世上任
何一种重金属都更加沉重。

哭泣有时更像是为亲人织一匹丝帛，捧起
这清明的细雨，为另一头的亲人，为辽阔的苦艾
般的追忆。

空中的细雨挟持着小小的闪电，抚过爷
爷坟墓上的碑刻和荒草，抚过我内心深处的一
盏灯，和身体内永无止息的汹涌的潮流。

而我握不住一滴泪水！

清明时节，细雨打落了杏花，细雨落在空寂
中，似乎说出了这一切，爷爷感知了。

把我，永远地留在了外面。

怀乡

箫声吹着五月，吹着细而白的好时光。

我料想一粒麦子正在丰润，风雕刻着年轮，
蜜蜂正围绕着槐花，采撷大地上最甜美的诗篇。

一列火车绕过村庄时，惊醒了一滴奔跑的
雨水，白云朵朵。

一轮苍凉的月亮，挂上了苏北的天空。

在我痴痴守望的地方乡情如酒，那里是我
可爱的家乡：沛县，大地盛满粮食和歌谣，蝴蝶
飞舞，在荡开的清清水面上。

一颗怀乡的心就要靠岸，河流那么长，我把
身影折进了体内。我仿佛听见了紫薇花开的声
音。

风筝风筝，春天要把我们带到哪里？



遥望村庄(组章)

秋石(安徽)

梯田

一丘梯田，这些用石头垒砌的方
块字，一层层推进，形成一部奇异的天
书，写书的人脚踩大地，古铜色的脊
背，悬挂着古老的太阳。风从低处的垭
口直驱直入，把一弯弯白水吹成一圈
圈涟漪。

一丘梯田，就是一把梯子，上到一
定高度，就是云的故乡，布谷鸟把一个
又一个春天唤醒，脚踏泥泞的人，已经
疾步而行，饥饿的标本早已风干，粮食
的母语长出一根根肋骨。

一丘梯田，就是一条龙的骨架。

一丘梯田懂得一座山的谒语，跪
下来的庄稼，喊着父亲的名字，母亲的
名字。

一丘梯田扶着脚下的村庄，只睡
了个囫囵觉，沉甸甸的稻子就熟了，村
庄就热闹了。男人的咳嗽声带着呛人
的烟味，从村庄的四巷八弄匆匆而来；

女人擦了擦围裙，点燃了最早一炉灶
火，人烟阜盛的村庄，飘过一缕缕粮食
的香味；白胡子爷爷面对蒸煮日上的
村庄，捋了捋飘逸的胡须——好光景，
有盼头哟！

沿着村庄的脉象，一丘梯田，长成
一座山的高度。

随着流水的走势，一丘梯田，眺望
山那边的远方。

大树

因为热，遽然想起树，一棵浓荫匝
地的大树，阴凉盖住好大一片，自然就
有人挺着身子凑过来，吊个阴，泄一泄
内火，那是人间的况味。

大树下一坐，悠风跟着就窜来窜
去，整树的叶子左右晃动，漏下一地寥
寥的声响，而此刻，知了在树干上叫得
有滋有味，有人索性在手机上周游列
国，也有人迷糊着就做了梦中之人。

一棵大树，长在山谷，溪水绕膝而

过，一座山就丰满起来。

一棵大树，长在路边，过路的人吼
一嗓子民谣，田野就生动起来。

一棵大树，长在河岸，在河之洲的
人倚河而立，一条河就绵长起来。

一棵大树，长在村庄，乳白的炊烟
从树冠上盘旋而去，村庄就躁动起来。

为一棵大树立传，大树龟裂的树
皮，就是村庄古老的甲骨文。

对一棵大树起誓，大树舞动的虬
枝，就是村庄坚挺的誓言。

一棵大树，背倚蓝天，脚踏大地，
那是从庄稼地铿锵走过来的父亲。

一棵大树，心有呵护，广纳苍生，
那是从桃花湾浣衣归的母亲。

一棵大树，站在村口，那是燃烧的
火焰，是祖宗绵长血脉和村庄蔚郁的
目光。

水口

一道水口，横于白溪之上。

被拦下来的水，饿了，吃了杏花、桃
花、李花、油菜花，也吃了鸭子的叫声和
悦耳的鸟鸣。

被拦下来的水，累了，枕着月色，
说了一晚上的话，都是湿漉漉的悄悄话。

一道水口，把村庄的魂系得越来
越紧，村庄就不再野性了，醉酒的汉子
记得自家的门；远方的人记得千万里的
路。

一道水口，是一把长长的琴，村子
里的女人弹得风生水起，有人用棒槌
轻轻敲打，打出一串跳动的音符；有人
轻拈兰花指，柳叶眉皎洁地一蹙，那些
打情骂俏的笑话段子，立马把一道水
口搅得水花四溅。

一道水口，把村庄的魂系得越来
越紧，村庄就不再野性了，醉酒的汉子
记得自家的门；远方的人记得千万里的
路。

水口丰盈的时候，稻子扬花，一
股股香气侵入村庄的骨头，村庄陷入季
节深处。守望乡土的人，在宽大的阳台
上眺望光明的嬗变，他们用地道的苞
谷酒点燃幸福的火焰，一道水口，在心
尖上跳着美丽的芭蕾。

今夜，有游子抄水路返回故乡，乘坐寒山寺
的客船，为古典的乡愁盖上了现代的邮戳。

秋收

收割秋天，打稻场挤满了崭新的垛子。大地
被农业的木梳子，理了一遍。

麦苗，伸出纤细的腰。

我的豌豆，黄豆，豆荚剥离。我的大米，我的
玉米，皓齿伶俐的饱满。

番薯，打开一片片酡红的岁月，晾晒在屋檐
上。红高粱，倒放在金黄的田野。棉花在东厢房
盛开，母亲的衣衫长满霜芽。

一坛子好酒，在里屋开始酝酿。打成捆的玉
米秸，团团围住村寨。村庄后的鱼塘泛着粼粼
光芒。银杏树正褪去那一身金缕玉衣。

运草车冒着青烟，从乡间小径上突突地奔
来，父亲把拖拉机停进小院子。炊烟从高高矮矮
的烟囱里升起来。

这是秋收之后的村庄，一片幸福，祥和。

雪梦

窗外，静静落下雪。我唤回我的白马。故国的风中有我的烛火，
为陌生人照亮道路。

中原寂寥，大雪落在了我的梦中。

村庄不懂哀愁，孤零零地把冬天带回家，我
的马也收敛了心中的烈火。辽阔的北方多么平
静，泛着静谧的白。

我身后的村庄与河流，挺拔的杨树林有梦
幻般的苍凉，大雪覆盖了冰封的背影，大雪闪动
着冬日神圣的光芒。

我再轻轻掩住火焰般的诗句，我再唤
回了我心中的白马。

月光，照在高高的屋脊上，有更大的梦想。

村庄

乡土里有古老的情歌，我们围在大树中央，
享受翠绿的照耀。

月光，是村子里最善良的姑娘，跳起了舞。

祈雨中的队伍，善良的乡邻，五谷中闪亮的
镰刀。在这个小镇上，有人家迎来了新娘，桃花
开了，杏花也开了。

当我的目光从湖上掠过，看见了辽阔：蓝天，
白云，白露，灯笼，少年，马匹。

这是月光下的村庄，透明的风，直到暮色四
合。

风吹日落。

一个小镇，一首诗；一缕炊烟，一个人。

远方总有默默前行的身影，慢慢被黄昏的
雨水打亮。

村庄啊，我的今生前世，你有着让人眷恋的
痴迷的缓慢的时光！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70 期

锦里诗苑

月光里是否
住着一场小雪

刘啸(山东)

1

我的猫在月光下奔跑
它不能停下来
停下来，那翘起而挺竖的尾巴
就会因倒下
变得孤独

2

说是“小雪”到了
天地皆白</p